

这世间真正的寂静,原不是万籁俱寂,而是喧嚣沉淀之后,被另一种更浩大更澄澈的声音所充满。譬如呼伦贝尔草原的夜,白日的声浪像退潮般隐去了,黑暗温柔地落下来,覆盖在无垠的弧线上,草原便成了一个静默的、盛接星光的巨大圆盘。就在这时,月光,从这深蓝幽静的巨盘的东面,悄无声息地漫溢出来。

起初是暗蓝色天幕上一抹极淡的、凉润的晕,仿佛谁用饱蘸清水的笔,在陈旧的靛蓝绸缎上无意间染了一笔。那晕痕渐渐润开,底下墨色堆积的山影便显出了柔和起伏的轮廓。周遭的星星收敛了光芒,成了月光登场前的陪衬。忽然间,一道清辉的锋刃无声地劈开了地平线,整个月轮浑圆、饱满,带着初生的光华一跃而出。不是一跃,它上升得那样从容,仿佛大地呼出一口珍藏了整日的白银般的气息。

光便这样流淌过来了。不是照射,不是泼洒,是流淌。是液态的、清冽的、带着声响的流淌。若屏息侧耳,几乎能听见它漫过草尖时那细碎的飒飒声,像春蚕在咀嚼最嫩的桑叶,又像无数极细的冰屑在无风的夜里相互碰撞、弥化。这光的河流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充盈着每一寸空气。草原便成了光的海。白日里绿油油的牧草——针茅、羊草、冰草等,此刻全镀上了一层流动的水银,又像覆盖着一层永不融化的薄霜。每一片草叶都挺直了,叶脉在月光下成了发光的银线。风来了,极轻的,是从月光深处吹来的风。草便漾起来,那光便在草的波浪里碎了,化作亿万片跳跃的碎银子,从眼前一直亮到天边,又与天上的星河汇在一处,分不清哪是地上的光河,哪是天上的草场。这便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月光——浩大得令人失语,能吞没一切孤独,明亮得足以照见灵魂最幽微的肌理,却又柔和如同母亲哼唱了千年的摇篮曲。

我便在这样一片光里,独自向草原深处走去。靴子踩在松软的草甸上,悄无声息,只惊起几点幽绿的萤火。这光是有质感的,拂在脸上像最细的凉绸,带着夜露将凝未凝时那一点沁人的凉意,吸入肺里有一股清甜的、混合了野韭菜花与艾草香的露水气息,又多了金属的凛冽,那是月光本身的味道。古人说月光如水,在这里是错误的。水是往下流的,而这草原的月光,却是从脚下升腾起来的,从每一株草根、每一粒砂土里蒸腾出来,弥漫、充盈了整个天地,让你不是在看光,而是在光的溶液里呼吸。我伸出双手,那光便静静地卧在手中,大有重量,却有一种压强,仿佛能透过皮肤照亮掌心命运线。

偶尔有晚归的骏马在远处静立着,成为光海中几座温驯的岛屿,光滑的背脊反射着月光,像披着流动的素锦。那安然的样子,仿佛它们自开天辟地起便一直站立在这月光里,连它们的梦都是月光的颜色。

我的心被这无边的光浸得有些空,又有些满。空的是那些日间积攒的庸人的琐屑,满的是一种亘古的近乎神性的宁静。忽然想起唐朝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那发问似是人生代代无穷已的惆怅。那月是牵挂,是引发幽思的客体。而这里,没有江流,只有草浪连绵起伏的阔大草原,面对的仿佛不是同一轮月。它不曾等待谁,它只是照耀,恒久地、平等地、慈悲地照耀。它照耀过匈奴单于镶金的马鞍,照耀过契丹人祭天的篝火。它见过最凄厉

从天空俯瞰,额仁塔拉像一块巨大的泥巴,其上炊烟流淌的是清平的年月。

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额仁塔拉,屋顶的坡度小,看上去几乎是平的。屋顶随着四季的更迭,表情也不一样,春天褐黄,夏天土黄,秋天白黄,冬天雪白。

飞累了的鸟落在屋顶歇脚,布谷、画眉、百灵都有。最多的是麻雀,它们把屋顶当作游乐场,四处蹦跳,东瞅西瞧,啄破屋顶鼓起的地方,忽地飞离屋顶,飞进了高远。公鸡和山羊,是沿着房屋两侧矮的地方上去的,站在屋顶,四面的风吹得它们的身子直打转儿,屋顶周围于它们是高深的悬崖,它们的腿打战,叫声惊恐。男人像鸟也落在屋顶,是在夏夜里,家里来了亲戚。男人卷一条褥子上屋顶躺下,仰面看天,天也看他。男人看累了,背对着弯月做梦。落在屋顶最多的是女人,女人喊娃儿回家吃饭。娃儿也学着妈爬上屋顶喊爸。

太阳落山,像新婚媳妇通红了脸,莞尔一笑,头就溜进了山后。一低头的温柔。枕畔长发飘飘,墨色遮盖山峦,成暗流涌动。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月光

月光

于志超



旷野月归 双龙 摄

的号角与最缠绵的长调,听过最悲壮的誓言与最温柔的耳语。它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只是将这一切生息、杀戮、爱憎、聚散,都化为清辉的一部分,静静地泻下来。苏东坡在赤壁之下与客“共适”山水之乐,是文人把酒言欢的主动邀约。而这里的月光,不待你“共适”,它早已包容了你,消融了你,使你成为这莽莽苍苍时光里一个自然而然的存在,一粒随光浮沉的微粒。你无须“侣鱼虾而友麋鹿”,你本就是它们中的一员,是月光平等的目光下的一员。

正痴想着,一阵极幽微的香气乘着夜风飘来。不是白日里那种混杂的花草香,是一种更清苦,更内敛的芬芳,像药,又像陈年的沉香。循着香气觅去,在一片低洼的背风坡地上,遇见了一群正在盛开的野芍药。白日里被骄阳晒得有些蔫的花朵,此刻在月光的浸润下全都神采奕奕地张开了瓣儿。那光仿佛不是从天上照下来,而是从每一片薄如蝉翼的花瓣内部透出来的,给那红色添了凝脂的润,给那白色添了羊脂玉的莹。它们静默地却又近乎狂烈地开着,在这荒凉的被遗忘的角落,开成一片月光下的奇迹。花瓣上凝露的夜露,竟成了小小的完美的月亮,颤巍巍地含着整个星空的倒影。一只小甲虫蹒跚地爬过花瓣,坚硬的外壳上也沾满了月光。这一刻,我忽然感到一阵无言的震动。这月光,照拂巍峨的肯特山的岩脊,也抚摸卑微的草芽的腰身。它辉映着莫日格勒河的滔滔波光,也点亮这洼地里野芍药上的一滴露珠。它的爱便是这样的细腻,这样的无穷无尽。它不像太阳那样以君临天下的威严赋予万物清晰的边界。它只是以母性的无穷的宽容,接纳一切,抚慰一切,模糊一切。在它的注视下,巍峨与卑微,永恒与刹那,都失去了比较的意义,只剩下存在本身的光辉。

这无差别的普照的宠爱,让我的心猛地一缩,一个温暖的,带着乳香的,从生命最深处涌出的称谓涌上喉头——额吉。

我的额吉,是个典型的蒙古族妇人,骨架宽大,草原上的风霜让她走起路来微微前倾。永远记得童年温暖的夏夜,半梦半醒间,总能感到额吉走来。她的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只有袍角摩擦草叶的窸窣,和着她身上那股混合了奶香、灶火与阳光的气息。她从不叫醒我,只是

轻轻地一条带着她体温的毯子盖在我身上。她的手掠过我的脸颊,那触感粗糙而温暖。然后她会在我身边坐下,静静地望向无边的黑暗。有时我偷偷将眼睛睁开一条缝,便看见额吉的侧影在深蓝的天幕前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神。她的目光越过我,望向沉睡的羊群,望向无边的黑暗,最终总是落在那轮永恒的中天明月上。她的目光里,有一种极深的温柔,温柔得像春天的融雪水。她的温柔底下,却沉着磐石般的坚韧。那温柔无边无际,仿佛能装下整个草原的悲欢,然而她又能随时为怀中的幼崽搏击凶狠的豺狼。那时的月光洒在她的脸上、肩上,给她那被风霜雕刻的面容镀上了一层神性的光晕。她的目光和那月光交融在一起,流溢到我的身上、梦里,成为我生命最初的底色。

此刻,这普照万物的月光,不就是额吉的目光吗?一样的浩大,将上天覆盖下的生灵都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明亮,能洞察最细微的悸动;一样的柔和,能抚平最深的伤口。狼群在月光下游戏,绿莹莹的眼睛在暗处闪烁;羔羊在母亲腹下蜷缩,发出满足的呓语;百灵在灌木丛中试啼,音符清冷如溅落的玉珠;就连泥土中虫多的蠕动,也显出一种庄严的生命韵律。这一切,都被月光——被额吉般宽厚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包容着、爱抚着。

一阵隐约的潮水般的声浪从远方漂了过来,有欢声笑语,有马头琴的琴声,有深情的长调。翻过一道缓坡,一片令人心旌摇曳的景象铺展在月光之下。那是一片靠近达赉湖的开阔草地,地势微微下陷,像一只天然的天碗,此刻盛满了光、声与蓬勃的生命力。七八处篝火燃烧着,金红的火苗与银白的月光相互浸染。七八个强壮的男子正围着最大的篝火角力,他们褪下右臂的袍袖,古铜色的肩膀在火光与月光的双重爱抚下闪烁着原始的力量之美。每一次漂亮的背摔都激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另一边的姑娘们穿着彩缎镶边的袍子,发间的银饰随着舞步叮当作响。她们手拉着手跳着安代舞,袍裾飞扬如盛开的巨大花朵。小伙子们目光灼灼,毫不掩饰地追逐着心仪姑娘的身影。对歌开始了,即兴编唱的词句,时而诙谐幽默,时而真挚热烈。歌声、笑声、琴声、踏

地声交织成一片喧嚣的海洋。这喧闹在月光的洼地里荡漾,又像是一个气泡,悬浮在无边的静寂之中。

站在光影交界处,我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动。这喧闹与方才那神性的静谧,是多么不同却又多么和谐。它们仿佛是月光的两种面孔,或是额吉慈爱的两种表达。那普照的静默的月光,是额吉守护的目光,是无言的包容与慰藉。而此刻篝火旁喧腾的生命,正是额吉所殷殷注视的孩子们。她看着他们相爱、争斗、歌唱、舞蹈,目光里充满了纵容的温柔与理解的慈悲。她的爱,不仅给予宁静,也给予这喧闹。这草原的夜,因了这月光,便能同时容纳深邃的沉思与最本真的狂欢。

夜深了,篝火渐次熄灭,只剩一缕青烟袅袅升向清澈的天空。人群三三两两散去,融进月光里。我又成了独自一人。白亮的月轮已升到中天偏西,显得更高更澄澈。天地间复归于那浩大的静,但这静里饱含了方才一切生命的余温,就像交响乐结束后萦绕在穹顶的震颤,静默中充满丰富的意味。

我慢慢踱到达赉湖边。湖水是一整块无瑕的碧玉,却被月光点化,成了一面映照整个天穹的魔镜。星月沉在湖底,清晰得仿佛伸手可摸。银河的带子横贯湖心,细碎的光点比天上更密集更柔和。偶尔有夜鱼跃出,噗啦一声将完美的镜像搅碎,化作一湖晃动的碎金。许久,涟漪才一圈圈弱下去,湖面复归那惬意一切却又沉默如谜的神情望着永恒。

终于离开,回到那被霓虹切割、被噪音填充的城池中去。

这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月光,这如额吉目光般浩大明亮柔和的月光,已不再仅仅是基于天际的遥远的反光,它已成为我血脉里流淌的一种温度、一种底色、一种生命的参照。当我困顿于尘世的逼仄与纷争,它会在心底缓缓升起,给我一片无垠的可供灵魂驰骋的疆域。当我感到孤独,它会像额吉沉默而坚定的陪伴,让我知道我始终被一种更广大的、无条件的爱所注视、所包容。

天边,墨黑的地平线上透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青灰色。月光感知到了细微的变化,却因此显得愈发纯净、愈发慷慨,将它最后的也是最浓烈的清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这片即将醒来的草原上。远处传来骏马悠长的嘶鸣,辽阔而苍凉。月光凉凉地敷在脸上,像额吉离别时最后一个轻吻,冰凉却烙印般深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便是那月光下相爱的人群中的一个,是被额吉目光宠溺着的万物中的一个,是这永恒流逝的光阴中一个有幸被月光洗礼过的微小的瞬间。我轻轻地,向着那轮渐渐淡去的月,向着这片无垠的草原,唤了一声:“额吉!”

风起了,从湖面那边吹来,掠过整片草原,所有的草叶都朝一个方向伏下又挺起,发出一片连绵不绝的温柔的海潮般的响声。那声响层层叠叠,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像是天地间最深沉的也是最轻灵的应答。月光,在这风与草的合唱中,终于完成了它一夜的照耀,悄然隐退,将世界交还给缓缓睁开的晨曦。

怀念絮语

爸的呼唤不是站在屋顶,喘着粗气背抄手低吼,有目标地寻,寻到了,二话不说,一顿拳打脚踢。娃儿顾不得拍打屁股上的鞋印落下的尘土,没命往家奔。爷爷的呼唤,是弓腰低唤,一家一家挨着叫,寻到了,说:“灰猴,省不得回家!”爷俩一个摸头一个搭肩回家。

站在屋顶上呼唤的还有男娃儿,母亲说,叫你爸吃饭!娃儿一溜烟上了房,两脚贴起,爸——吃饭!贴一下,再喊,爸——吃饭!路人边走边笑。

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着一首名为《王爱召》的山曲,其中有一句唱词:上房瞭一瞭,瞭见一个王爱召。王爱召是个地名。站在房顶上瞭,是乡村特有的姿势,是站在屋顶抹着眼泪的母亲送行或等待娃儿们的固定姿态。无论风霜雨雪、严寒酷暑,站在屋顶的母亲,会朝着那个不变的方向,贴起脚,抬望眼,一动不动,望穿秋水。

乡土炊烟

打马印

何君华

我出生在扎鲁特山地草原,从小就听阿爸讲那些老辈的事儿。草原上的风,一年又一年地吹,草青了变黄,黄了又变青。阿爸常说,我们在草原上过的日子,就跟这草似的,每年都有新样子,可有些老规矩,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丢。

阿爸说,老早以前,我们的祖先骑着骏马,在这片大漠没边儿的草原上到处跑。马,就是我们的小伙伴,我们的命啊。为了能分清各家的马,老祖宗想出了打马印的办法。这马印,用蒙古语说“塔穆嘎”,往马身上一烙,就跟给马取了个名字一样。

去年春天,春风刚把草原吹绿,阿爸带着我去那顺家参加打马印仪式。一大早,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草原上就热闹开了。大老远就能瞧见,好几个嘎查的牧民,穿着过节才穿的盛装,骑着马,挥着套马杆,从四面八方赶来。那场面,就像草原上刮起了一阵五彩的风。

等我们到的时候,马圈里已经乱糟糟的了。马群被围在中间,它们好像知道要发生啥事儿,紧张地四处乱跑。马的嘶鸣声,马蹄的哒哒声,还有扬起的尘土,搅和在一起,让人心里直发颤,这马印能打成吗?我紧紧跟着阿爸,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

骑手们在马圈里跑来跑去,他们甩出去的套马杆跟长了眼睛似的,一下子就能套住一匹马驹。被套住的马驹使劲挣扎,可骑手们稳得像穿山一样,大家一齐用力,像扳倒一棵大树一样,把马驹放倒在地上。这时候,威严持重的老者来了,他手里拿着烧得通红的铁铸马印,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懂他说的话,阿爸告诉我,那是在给马儿祈福呢。

打马印的動作可快了,嗖地一下就把马印烙在了马身上。“嘶……”马大叫一声,一股焦臭味儿飘过来,我心里猛地一揪,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阿爸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孩子,这是马儿长大的记号,每匹

马都得经历这么一回。”打完马印,接着就是剪马鬃。阿爸说,马鬃就跟人的头发一样,剪了看着清爽,也好看。牧民们一边剪,一边说着吉祥的话,无非是盼着马儿长得结实,跑起来像风一样快。

我跑着那些刚被打上马印的马驹,有的还在微微发抖,有的已经仰起头,好像在跟草原说“我长大啦!”我心里一下涌起一股豪迈,我也盼着有一天,能像它们那样,勇敢地去面对生活里的难事儿。

打马印的时候,也是挑选好马的机会。年轻的骑手们,眼睛都闪着亮光,他们瞅准品相好的小马,就开始了一场人和马的较量。有个年轻骑手,把套马杆一甩,就套住了一匹小马。小马使劲折腾,想把骑手甩下去,可骑手就像粘在马背上似的,怎么都甩不掉。双方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的折腾,小马终于被驯服了,它喘着粗气,乖乖地听骑手的话了。阿爸说,这就是草原上的汉子,勇敢,有毅力。

仪式结束后,牧民们围坐在一起,喝着马奶酒,吃着手把肉,分享着有趣的故事。他们的笑声在草原上空飘荡,就像一首欢快的科尔沁民歌。

阿爸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草原上也有了新变化。旗里引进了许多好马种,马奶产业也搞起来了,马奶酒、马奶茶都成了草原上的特色产品。还有好多南方的游客慕名而来,看“塔穆嘎”仪式,骑马,喝马奶酒,体验马背民族的生活。这让草原更热闹了,也让打马印这个古老习俗有了新花样。你瞧,那匹小栗马的眼睛像碧蓝的玻璃,闪亮发光,四肢长而有力,走起路来像踩着风火轮,它总爱在草地上东蹦西跳,一刻也静不下来。游客一旦围上来,它反而更来劲,闹腾得更欢啦。

小说阅读

草原风

吕宏伟

风与风脉,在科尔沁席地而坐
打着长调的节拍
沁过青沟,漫过千里碧野
催促每一寸草茎生长,提醒每一缕时光敛藏

白云悠悠,广袤草原绿意连绵
是谁牵着蜿蜒的银带
惹得大地翻起极其缓慢的浪花
拍打下来的,那天边未融的云絮
流浪在咫尺的远点

浪漫不过如此
牧歌暂歇,呼麦又起
悠长而安宁

草原从不喧哗,只以坦荡容纳日月,收纳风尘
又一个四季在轮回
草木荣枯只是草原的序章

骏马,踏过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扬起自由的风

炊烟袅袅,游牧人家
苍茫不是孤寂,是大地宽厚的胸襟
辽阔亦有温柔,是山河沉静的深情

这片被风滋养的原野
承四时之天光,藏人间于朴素

以无垠青绿,道尽北疆安然
用生生不息,守护一方故土

河水之心事

吴宇轩

河水之心事
藏在靛靛的波光里
是清晨薄雾之下
第一缕阳光的亲吻

它见证过岸边的青草
如何从枯黄到翠绿
也听过夜归的渔夫
哼唱古老的歌谣

它的心事
是沉入水底的卵石
被岁月打磨得光滑
却总是沉默不语
是偶尔飘落的树叶
载着未知的远方
只是匆匆一瞥

便随波逐流,了无痕迹

它渴望拥抱天空的云朵
却只能无奈地看它们在怀中揉得支离破碎
它也想留住游荡的影子
却只能任其摆尾
消失在深邃的幽暗

河水之心事,无人能懂
它只是不停地流淌
将一切的秘密
都带向那,远方的海洋

诗星空



临水风情
张成林 摄